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四辑



阿德与 史蒂夫

这城市的繁华

转过身去

仍然有许多的故事

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

一些曲折和黯淡

葛亮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阿德与 史蒂夫

葛亮

— 著 —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四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阿德与史蒂夫/ 葛亮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2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四辑)
ISBN 978-7-5702-0706-0

I. ①阿 … II. ①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0638 号

责任编辑: 陈俊帆 黄建树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颜 森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新世纪作家文丛》编委会

顾问：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雷 达（原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策 划：尹志勇 黄 嗣 阳继波

名誉主编：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 编：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 20 世纪的 1992 年至 2002 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 7 辑，出版了 67 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 20 世纪文学，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 67 本，已是 21 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7年以前的1992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59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一个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5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

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

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90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

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后”和“70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年8月8日于北京朝内

忽然一城(自序)

有关城市间的游移,于我谈不上剧烈的感受,大约因为当时年轻,会顺其自然。我从一个与香港完全“不像”的城市南下而来,时值千禧。

到香港之前,我在南京这座城市已生活了二十年。隆冬的时候,南京正是寒风料峭。到了香港,天却暖得有些不合情。下了计程车,拎着行李箱,身上是件呢大衣,额头上已经是薄薄的汗。阳光从法桐树上渗下来,还有些晃眼。一个棕色头发的半老男人,穿着短裤和艳红的衬衫,从我身边施施然地走过,几乎让酷热中的我哑然。这一幕,印象很深刻,多年后仍然眉目清晰。这男人是港大商学院的一个教授,以后在校园里便常常见到。其实,他的施施然,并不代表着这城市的步伐。

这城市是有速度的。初至铜锣湾的闹市,站在轩尼诗道的尽头,道路倏然出现分岔,记利佐街与怡和街各行其是。分岔点是巨型看板,与崇光百货造成峡谷之势,上有明星俯瞰众生。红绿灯的信号响起,人鱼贯而行,如同一些在流水线传送带上疾速前行的玻璃瓶。人头攒动间,那种密度,更多不是物理上的观感,而是心理上的压迫。

大约因为南京太空旷,而南京人太闲适。这节奏便一时让人恍然隔世。香港有本杂志,叫作《忽然一周》,从刊名来讲,说的仍然是速度。其实是本娱乐杂志,每星期是说不尽的新闻,也排山倒海而来。然而,却也有时光荏苒的伤感。而今停刊,逝者如斯,人事都是盖棺论定。

港大在港岛的南部半山区,百多年的历史,所以总有些古意。这一点让人喜欢,而附近坚尼地城一区的旧屋宇,让人想起南京老城南的房子。所以,我在香港这些年,其实很少离开这一带。任凭中环、尖沙咀如何“忽然”,这里还是渐行渐远的悠长天光。山下德辅道上电车盘桓,仍然也听得见一些市声。这是在岛上建立起的城市,外来者改变了它的样貌,赋予它一些异域风情。站在尖沙咀,望去维多利亚港的彼端,有霓虹交织成的天际线。那是这岛新的轮廓,如此的清晰。说新也并不新了,虽是时代中的一瞬,却也已有百多年。在我曾经居住的岛的西区,还留存着一些近百年前的遗迹,与近在咫尺的中环价值分庭抗礼。曾经驻足于此,形散而神不散。即使是这短暂的时光的滋养,岛于是也获得了一种气质。因这气质得来不易,便弥足珍惜。

在这岛上,也看见了一些变迁。比起故城那阔大丰厚的历史异动。这变迁似乎微薄,但却切肤。正是在这里,我听到了“集体记忆”这个词。凝聚着许多人,为这岛所建立起的文化的信念感。一座钟楼、一个码头、都是这信念的坐标,牵一发而动全身。

时间与空间,于这里的意义,都现实得令人无法奢侈。这时空交接处的城市,是一种提醒,提醒着往日的回忆,原来如此丰饶。在这岛上,我无知觉地开始了写作。望着维港,写下了许多南京的故事。之后将它们汇聚起来,便是《七声》《朱雀》。这些昨日的人和

事,现在遥遥望去,却是说不出的清晰。因为现在的回顾,终于有了清晰的轨迹。这轨迹有一些变奏,有对故乡的躬身反照,有对成长的念兹在兹,有对陌生的回避与触碰,有对熟稔的疲倦和眷恋。无论这变奏的主题如何流转,总有一条真实的、却也隐现不居的主线。是这岛对我的赋予。

后来,便也写香港,因为一些朋友。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仍然有许多的故事,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当然也有许多的温暖,隐约其间,等你去触摸。仍然是有关城市与人的温度。我跟着社会学系的学长,穿梭于社区、屋村与街巷,记录了不同的人生和过往。然后,便写下了《阿德与史蒂夫》《杀鱼》《退潮》。等等等等,都是真实的勾勒。这命运的轮廓,更多不是弧线,而是棱角。其间的快与痛,是锋利的,却也是入情入心。

不知哪一天,开始热衷于对离岛的探访,犹如看望老友。看得多了,渐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寒暖。有关的种种,便也就写进了小说中去。这岛上的寂寞与烟火,说到底,也都是人的。

目 录 Contents

001	阿德与史蒂夫
029	浣 熊
054	鹌 鹑
083	街 童
117	猴 子
140	杀 鱼
172	龙 舟
188	告解书
205	德律风
240	退 潮
251	过 客
261	拾 年 (代跋)
283	葛亮的传奇 / 杨庆祥
291	葛亮创作年表

阿德与史蒂夫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住在一幢唐楼里，住在顶楼。在西区这样老旧的社区里，楼房被划分为唐楼与洋楼。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没有电梯的。我住在顶楼七楼。换句话说，楼上即是楼顶，楼顶有一个潮湿的洗衣房和房东的动植物园。

动植物园里风景独好，除去镇守门外的两条恶狗。房东是个潮州人，很风雅地种上了龟背竹，甚至砌了水池养了两尾锦鲤，自然也就慈悲地养活了昼伏夜出的蚊子。

有了这样的生态，夜里万籁齐鸣就不奇怪了。狗百无聊赖，相互撕咬一下，磨磨牙当作消遣。蚊子嗡嗡营营，时间一长，习惯了也可以忽略不计。房东精明得不含糊，将一套三居室隔了又隔。我这间隔壁，给他隔出了一间储藏室。一个月后，有天听到有声响。出来一个中年人，有众多印度人黧黑的肤色和硕大的眼睛。中年人是医学院的博士。博士握了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博士败了顶，是个孱弱谦和的样

子，眼睛里有些怨艾的光芒。当天晚上，储藏室里就发出激烈的声响，我再不谙世事，男欢女爱的动静还是懂的。这一夜隔壁打起了持久战，我也跟着消停不了。安静下来的时候，已是东方既白。清晨起来博士又是温柔有礼，目光一如既往的忧愁。而到了当天晚上，又是判若两人。日复一日，隔壁总是传来饥渴的做爱的声音，雄狮一样的。他总是换不同的女人。这对一个适龄男青年的正常睡眠，是莫大的考验。

在一个忍无可忍的夜晚，我终于夺门而出。在皇后大道上兜兜转转。穿过蚊虫齐飞的街市。在太平洋酒店，我看到了远处的灯塔的光芒被轩昂的玻璃幕墙反射了。汽笛也响起来，那里是海。香港的海与夜，维多利亚港口，有阔大的宁静，近在咫尺。我想一想，向海的方向走过去。

穿过德辅道，有一座天桥。上面躺着一个流浪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长年躺在那里。他远远看见我，眼皮抬一抬，将身体转过去。像要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又沉沉地睡了。

下了桥，有腥咸的风吹过来。我知道，已经很近海。再向前走。是一个体育场。我只是一味向海的方向走。也许我是不习惯香港天空的逼狭的。海的阔大是如此吸引我。越过篮球场，走到尽头，巨大的铁丝网却将海阻隔了。我回到篮球场，在长椅上坐下。旁边的位置上坐着几个女人，很快人多起来，是些年轻人在夜里的聚会。这里顿时成了一个热闹的所在。一个姑娘快活地唱起来。但是，他们还是走了，回复了宁静。看见远处的景致，被铁丝网眼筛成了一些黯淡的碎片。我觉得有些倦，在长椅上仰躺下去。

远远走过来一个影子，是一条狗。很大，但是步态蹒跚。后面跟这两个人，走到光线底下，是个敦实的青年。穿着汗背心。还有个中年人，则是赤着膊，喜剧地腆着肚子。青年沿着塑胶跑道跑上一圈，活动开了，在场上打起篮球。中年人站在篮球架底下，抽起一根烟。抽完

了，和青年人一块打。两个人的技术都不错，不过打得有些松散。谈不上拼抢，象征性地阻攻，是例行公事的。突然两个人撞上了。中年人夸张地躺倒在地。拍一下肚子，嘴里大声地骂了句什么，青年人一边笑，一边将球砸过去，中年人翻一下身，躲开了。两个人就一起朗声大笑，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能听出他们是很快乐的。

那条狗很无聊地走来走去，没留神已经到了我跟前，汪汪地大叫。我并不怕狗。和它对视，我在它眼睛里看到了怯懦，还有衰老。那里积聚了一些眼屎。我伸出手摸一下它硕大的头，它后退了一下，不叫了。龇了一下牙，却又近了些，蹭了蹭我的腿。我将手插进它颈间的毛。它并非前倨后恭，而是知道，我对它是没有敌意的。

这时候，青年远远地跑过来，嘴里大声地喊，史蒂夫。听得出，是呵斥的意思。大狗缩了一下脖子，转头看一下他，又看一下我，转过身去。青年在它屁股上拍一记，上了狗链。然后对我说，对不起。没事吧？我说，没事，它叫史蒂夫？他眼睛亮一下，说，哈，你说普通话的。他的普通话很流利，说，这狗的种是鲍马龙史蒂夫，我就叫它史蒂夫。它太大，常常吓到人，看得出，你懂狗的。我说，我养过一头苏牧。大狗的胆子，反而小。青年说，我叫阿德，你呢。我说，我叫毛果。

阿德说，毛果，过来和我们打球吧。

这是我与阿德言简意赅的相识。还有史蒂夫。

阿德的球打得很好。但是有些鲁和莽，没什么章法。而我，却不喜欢和人冲撞。往往看到他要上篮，我就罢手了。阿德就说，毛果，你不要让我。这样没什么意思。我就和他一道疯玩起来。

中年人这时候，坐在地上，斜斜地叼着一根烟，没有点燃，看着我们打。

打到身上的汗有些发黏的时候，中年人站起身来，大声说了句什么。我算粗通了一些广东话，听出说的是“开工”两个字。阿德停手，说，毛果，我走先了。

我其实有些奇怪，这样晚，还开什么工。不过我也有些了解香港人的时间观念了，一分钟掰成八瓣使，只争朝夕。

阿德牵上史蒂夫，说，我夜夜都在这里打球，你来就看到我了。然后抱一抱拳，说，后会有期。

我笑了。阿德也笑了。笑的时候露出两颗虎牙。

我回到房间，冲了个凉，隔壁的储藏室已经没什么声响了。博士结束了折腾，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看到史蒂夫硕大的头，旁边一只手拍了一下它。然后是阿德的声音，走吧，史蒂夫。

和阿德再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后。仍然是暗沉沉的夜里。四面的射灯将球场照成了酱色，阿德一个人在打球。角落的长凳上一些菲佣在聊家常。史蒂夫和一头圣伯纳犬互相嗅嗅鼻子。史蒂夫为表示友好，舔了一下圣伯纳，圣伯纳不领情，警戒地后退一步，狂吠起来。

史蒂夫横着身体逃开了几步，看见我，飞快地跑过来，蹭蹭我的腿。冲着阿德的方向叫了一声。

阿德对我挥挥手，将篮球抛向我。我向前几步，远远地投了个三分。球在篮板上弹了一下，阿德跃起，补篮，进了。我们抬起右手，击了下掌。远处有菲律宾姑娘吹起了响亮的口哨，为这一瞬的默契。

我们默不作声地玩了一会儿，灯光底下，纤长的影在地上纵横跃动。史蒂夫兴奋地跟前跟后，捕捉那些影子。最后徒劳地摇摇尾巴，走开去。